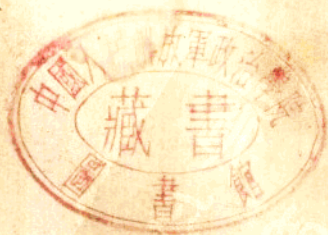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筍集

李准



目 录

不能走那条路.....	(1)
白楊树.....	(16)
雨.....	(38)
孟广泰老头.....	(42)
冰化雪消.....	(53)
陈桥渡口.....	(118)
小黑.....	(127)
农忙五月天.....	(135)
李四先生.....	(164)
“三眼鏡”掉口記.....	(170)
人比山更高.....	(191)
一串鑰匙.....	(204)
两匹瘦馬.....	(221)
两代人.....	(233)
耕云記.....	(247)
春 筍.....	(280)
老兵新傳.....	(301)

小康人家.....	(398)
李双双.....	(462)
我怎样写“不能走那条路”.....	(532)
“老兵新传”人物创造体会.....	(538)

不能走那条路

这几天，人人都在谈论着张拴卖地的事情。

俗话不俗，“要得穷，胡翻腾”。张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，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，要是不胡折腾牲口，地种好，粮食也足够吃。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拈根鞭杆转牛绳，今年春天把一头红牯牛换了个叫驴，回来做不成活，没喂够十天又卖了。算下来赔了二十多万，想再买个牛犊，也买不住。这时乡干部对他說：

“张拴你不要胡翻吧！‘翻拙弄巧，袍子揭个大夹袄’。”可是他就不服气，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，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。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，牛卖不上价。借草借料喂到犂旱地时候，好容易才算推出手，算下来一个驴价赔得干干净净，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万元的账。

“踢下窟窿背上账，象黄香膏药贴在身上。”张拴是个小农户，经不起这波折，黑夜白天打算，怎么也过不去这一脚。他妻妹夫还见天来要账，连襟亲戚，惹得脸青脸红，他也不想再说软话，就心一横：“卖地！卖‘一杆旗’，拣好地卖，看有人要没

有！”

这“一杆旗”本是村子里头一块好地，形状象个三角旗子，紧靠着流水壕。一年两茬起，結粮食誰見誰眼紅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張拴咬住牙卖这块地，一来是好卖；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，剩几个錢再去撈一家伙。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，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。

一提起張拴卖地，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。有人猜这家，有人猜那家，誰也不能肯定。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潑点，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。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，但也常常說自己穷，打量他們也不敢动这大本头。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。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，二儿子东林又是個木匠，每月汇回来几十万。老定又早就說要置几亩业，可是还有人不相信，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。

二

“人眼是秤”，这句话一点也沒錯說。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，一封一封里都有錢。这算把他愁住了，他一輩子沒穿过一双洋袜子，可是也舍不得买，他只是把这些錢攢着又攢着。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餅，向他要过一次錢，他没給；又一次是互助組里預备合住在下凹地打一眼井，东山又向他要錢，他說：“这几个錢我有用处，到以后你就知道了。 东山是个硬汉子，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錢。不过最近，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。

宋老定一听说張拴要卖“一杆旗”地，就象他先前娶媳妇时

花轎到門口那一会一样，心里又急又高兴，可又沒法出去对人說。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著。吃清早飯时就一本正經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，兴致勃勃地說：“張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說哩？”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：“人家不准备卖。”

老定半天沒吭声，东山端着飯碗出去了。

夜里，东山回来得很晚，見他爹噙着烟袋，不住气地吸。他媽在一边打盹。

老定看見他回来，就問：“区里有人找你，見他沒有？”

“見他了。”东山說罢很想再說些話，可是他沒想好應該咋說。老定是專門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。他想着东山有个別脾氣，年輕人得慢慢順說。

屋子里靜得象沒一个人。还是老定先开口，他磨磨蹭蹭地說：“我今天見王老三，他說張拴鉄了心要卖这块地。‘一杆旗’这块地我摸底，那是黑氯土。只要雨水一灌，比上大粪还来勁。”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說：“土地改革时分給張拴，我就想着咋沒分給咱。不过咱是干部，当然不能跟他爭这块地。現在要是他卖，咱可不能錯過这机会！”他說着盯着东山的臉，又說：“做庄稼人啥貴重，还不是得有几亩土！”东山知道他要說这些話，正预备回答，老定又叹了口气說：“我要錢弄啥？还不是給你弟兄們打算，我能跟你們一輩子？”东山笑着說：“張拴那地不卖了，你別听王老三瞎扯。”

“他不卖！”老定笑了笑，“恐怕他那一屁股賬沒人給他还！”“他也沒有多少賬。”东山接着从容地对着他說起来，“今后咱我和他商量的。卖地不是办法。張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，就那十几亩地，卖了咋办？咱和張拴家从前都是貧农，他現在遇

住困难，咱要幫助他一把。咱怎么能買他這地！”老头听得不耐煩，他風言風語听別人說過：“東山是黨員，他不會買地放賬。”他想着大概兒子是因為這不敢買，就氣沖沖地說：“咱咋不能買？就別人能買！買地賣地是周瑜打黃蓋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兩情兩愿，又不是凭黨員說他的，有啥不能買！”東山猛不防他爹會說這樣話，自己一急就說：“爹！話不是這樣說的！張拴賣地是不錯，可是他不要地也行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塊錢，咱不能看着人家破產。我已經答应借給他五十万塊錢……。”老定沒等他說完就問：

“你啥時候承當他？”他翻着兩只帶血絲的眼。

“今后晌承當他。”東山也有點生氣了。

東山話還沒落地，老定忽地一聲站起來了。臉憋的通紅，脖子青筋起得大高，他象發瘋一樣喊着：“這是東林掙的錢，不是你掙的。你借！你借！你咋沒有把我借給他，你咋沒有把你媽借給他！”

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。東山娘也被驚醒了。她埋怨着東山說：“你妹子有喜事啦，我問他要過几百回錢，想買點東西，他都不給，就想着買地。你还和他爭个啥！”

東山低着頭沒吭聲，他沒有在娘面前發作。

三

父子倆鬧這一場氣不要緊，可慌壞了東山媳婦秀蘭。她先跑到麥場上解勸公公，叫他回去。老定冷冷地說：“我不回去，我想坐一會！”接着他又緩緩地交代說：“不用扯旗放炮的亂吵

吵，不要弄得滿村子誰也知道了。”

秀兰急忙回到家里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。

“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。

“我也没啥气可生！”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，可心里却觉得憋的难受。秀兰却故意逗着他說：“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，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。他給老二买地就叫他买，你管他做啥哩！”东山一听秀兰說这話，就猛地坐起来說：“你怎么也說这話！現在不是說咱买或者別家买，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卖了，——他以后怎么过！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。革命到現在，就是为着买地咧？共產黨員不是挂个牌子呀！”接着他又負疚地說：“我自己知道我沒尽到責任。麦前我由張拴地边过，看見他地里麦子长得象筷子一样高，我就觉得难受。都是貧农，明知道他种庄稼沒习惯，也沒有去帮助他。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，說：‘看这块地的麦，賠不了种子？’我臉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。象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。亏你是个青年团员！”

这倒引起秀兰的話来了。秀兰說：“我問你，你在我跟前耍枪哩，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！你既然能說这些，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說？”东山勉强地笑着說：“沒等我說他就走了，我有啥办法！”秀兰故意繃着臉說：“我也得批評批評你。平时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，亲父子各們沒有見你俩坐到一块說过話。你飯一端，上街了。衣裳一披，上乡政府了。你当你的党员，他当他的老农民，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办，他当然和你吵架！”东山笑着說：“你倒給我上起課来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。秀兰正准备說下去，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“扑蹋”“扑蹋”的脚步声，东山急忙摆了摆手，秀兰住了口。老头到屋里后，东山靜听着上房的动静。沒

听清楚他娘說了句什么，老头接着故意拉长嗓子說：“他借錢他就借，只要他有錢！哪怕他借給人家万貫江山哩！”秀兰推了推东山，吃吃地笑着說：“这是叫你听哩！”

四

太阳剛露出鮮紅的臉，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，田野里傳來隱隱的吆牛声。

宋老定沒有上地。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老是想著买地这一件事。天明一起身，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。

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当过賬房，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，也算是个“事中人”。这几年村里人沒多理他，不过他却挺会巴結人，見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說說进步話。过去看見宋老定，眼角就沒扫过他；現在他看見村里羣众挺拥护东山，見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。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議过，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样。

老定剛跨进他家大門，他就迎上来說：“噢！老定哥，我昨天就預备去找你，張拴那事有門路了。”

“听說他不想卖了？”老定慢吞吞地問。

“滙两天也不要緊，反正有我哩。他想借几个錢就不卖地，我說：‘你不愁吧，該卖就得卖，不受那洋症，借錢还是得还賬呀！’他心里又有点活了，你放心！”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：“保險能买到你手里。这地便宜着哩，明年一季麦就把你一多半本撈回来了。”老定討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說話，他說：“他真不卖咱也不强买。”王老三这时却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說：“老哥，这机会不多，可不能錯過！咳，你呀，現在有二十来亩地，

再买个十几亩，能养住个长工，就雇个长工。”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出一辈子力啦，该歇歇了。”老定听他说着，搭拉着头半天没吭声，他脑子里嗡嗡直响。他在想着：“我真的要雇长工吗？我是扛了十八年长工的人呀！”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门后，想起王老三过去给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；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时，掌柜们在大麦天，看着别人黑汁白汗干活，王老三也是摇着扇子站在一边看。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去你娘的吧。王老三，你是专会浮上水！”

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场里，一排麦秸垛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看看这个，比比那个，他想着，“我只要把张拴几亩地买下，哼，到明年麦天就看出谁的麦秸垛大了。”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，好象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场里做活……。他又看那边张拴的麦秸垛慢慢地小了，小的象草篮子那么大。他猛然想起张拴那一羣孩子，在他眼前那一羣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，向他跑来，他急忙蹣跚着脚走到家里。

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饅，两个人一问一答正说得有劲。老定听见媳妇说：“我爹呀！他还是老脑筋……”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。

“他还不是为你们。他已经半截入土了，还不是为下辈人打算。入一年一年多了，他能不为你们打算！”老婆这样说着。秀兰却笑着说：“俺们才不叫他打算哩。现在咱是互助组，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，咱就参加合作社。将来能用机器种地，还发愁没粮食吃！”老定听着气得胡子都立起来了，他想着遇住个孽儿子，又碰到个别媳妇。

吃饭时候，秀兰端上了饭。老定把脸扭在一边看都没看。秀

兰說：“爹！飯涼了，吃吧。”他象沒听見。停了一会儿，他猛然向东山娘說：“我不吃了，我去集上吃肉哩！”他說着抓住几个饅，气呼呼地說：“我給誰省哩，我把八股套繩都拉断了，还落不下好！”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，秀兰臉朝着牆在暗暗地笑。

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頓。不过他沒有吃肉，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饅。

五

老定和东山鬧气有个特別地方，就是越生气越別着干活。哪怕是一个人耨地，一个人帮耨，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，可是誰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。

春天时候，因为借車，老定不愿意借給人家用，东山却承当了人家。两个为这事鬧了一場气，足足有十天沒說話。这一次鬧气，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。他知道东山的主意牢，不是能輕易动得的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东山开完党支部會議回来，老定正在喂牛，就装着添草沒看見。却不料东山問着：“爹！咱那谷子割后，那块地种成豌豆吧？”老定猛不防儿子会問他。他看了看东山的臉，臉上帶着笑，虽然笑得不自然，他知道儿子是来和解来了。就慢悠悠地說：“行吧，那地就得調調茬。”說着就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头上。他想着儿子大概是愿意买地了，就和声徐气地說：“你还年輕呀！啥都沒有置几亩土算事！地是根本。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俩买十亩八亩，我心里总是下不去。你怕啥哩？有我出头承名买，誰敢說啥。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饅，咱也得打算打

算吃个白馍。哼！敢說咱每年再添几亩旱麦，”他說到这里一揮手說：“光麦子就每年吃不完了。”

“咱現在粮食也不是不够吃！”东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。

“不錯呀！有是有，可总是不寬綽。”

东山想着他爹还是这样固执，就把話轉到庄稼上。他笑着說：“爹，咱东地那四亩谷子，你看今年能打多少？”老定思摸了半天說：“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。”东山知道他爹一說別家庄稼好就眼紅，就說：“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亩地能打一大石。人家組里那十九亩谷子一块强似一块，和咱那比起来高一头。”老定每逢听見這話就不服气，他哼了一聲說：“只要舍得往地上上东西，誰的地也不是‘斋公’。”东山急忙說：“不錯，可咱就沒有上。咱今年春天人家互助組去城里組織起来拉大粪，咱怕吃亏就没去。”老定說了半天，結果又被东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。就又变过來說：“光上粪也不中，那得看地里啥土质。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，我能不知道，那块地淨是黑氍土，可养苗啦。”东山唯恐怕他不这样說，听到这里就插嘴說：“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给何老大了？”他說着帶着埋怨口气。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臉，叹了口气說：“你也不用埋怨你爹，提起来这事，我渾身肉都直顫。民国三十二年，兩季沒收，偏偏你媽就害了产后症。我那时候正被朱家开消了，回来只得見天推一車子煤卖，弄几个錢給你媽拾副药。你那时还小。你那个小妹子咋糟蹋啦？你娘在床上躺着，我得見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。想叫你外婆来，咱家沒粮食。我得做飯，侍候病人，起五更还得去推煤，結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餓死了。”老定說到这里眼圈紅了。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說：“等你媽病好，闢下一屁股賬，麦口期吃

地主五升粮食，到麦罢还一斗。四亩地卖给何老大，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钱，反正只够打发药账。”他接着搭拉着头说：“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铜匠，你才十三岁！”他说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症的险。

“那时候也没人救济救济咱？”东山反问了一句。

“救济！乡公所只差没有把穷人骨头磋成扣，有钱人只怕你穷不到底！”他咬着牙又说：“哪象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猛地停住了。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，他叹了口气，徐徐地说：“爹，张拴现在因为他胡捣腾也要卖地了，可是现在是新社会，咱那时候的困难要是放在现在，就卖不了地了。现在共产党领导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正干，下力，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帮助，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，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。”

老定没吭声，他只觉得额头上的青筋蹦蹦乱跳，脑子里象黄河水一样翻腾着波浪。

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，就慢慢地说：“爹！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，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。你吃过那苦头，你知道那滋味，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。”

老定仍然没吭声，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。

六

秋天。柿树林成行地排在地边上，密密的枝条交織在一起，象一丛珊瑚枝；細細的枝条上滿挂着火紅的柿子。

宋老定脫了一只鞋子，坐在柿树林下的土圪塔上。他看看天，天藍藍的沒有一絲云彩。他看看地，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

勃地象比賽一樣往高处长着。特別是他跟前的一塊高粱，穗子扑楞開象一蓬小傘，綴滿了圓飽飽的象珍珠一樣的果實。

“地種好真是一畝頂二畝。”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，就又想起來這幾天他老想的事情了。

他想着千說萬說還是多几畝地算事。以後東林們分家時，一個人能分一二十畝地多好。孫子們早晚提起來時說：“經我爷手買了多少地！”他們也知道他爷爷是“置業手”。他又想起王老三說的：“過年一季麥就把一多半本撈回來了！”誰嫌地多！況且這是買“一杆旗”這塊地，全村頭一份好地，不能錯過這機會。他想着想着，不由地站了起來一直走到“一杆旗”地里。

這塊地張拴準備種小麥。眼看快該下種了，還沒犁二遍。地里長滿了狗尾草。老定對着這些荒草嘆了口氣。

他從地里抓起把土，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，“還是得買下這塊地！”他說着看了看四下沒人，就沿着地邊走起來，想步量一下看這塊地究竟還有二畝四分沒有。

他由地角仔細地步量着。剛轉過身子，猛地看見了地中間一堆生滿荊梢的黃土堆，那是張拴他爹的坟。

他心里撲通撲通地跳起來。他本來想不看，可是眼睛却老是往那里瞅。他想起來張拴他爹那樣子。張拴他爹是解放前一年死的，耍了一輩子扁担，臨死時還沒有一分地能埋葬他自己。張拴把他爹的棺材在破窑洞里放了二年，一直到土地改革後，才算把他埋到這塊地里。他對這事情是一清二楚。他想起來張拴他爹臨死時對張拴說：“早晚咱有地，再埋我這老骨头，沒有地就不埋，反正我不願意占地主們的地圪塨頭！”他想起了這話，又想起解放前那幾年受的苦，鼻子一酸，眼淚直想往外涌。沒步完地

就赶快回村子去了。

到村头碰见长山老头正推着两半布袋麦。他就问：“到集上卖的？”长山老头笑着说：“不，借给张拴的，听说他准备打席，借给他去供销社卖了买葦子。”

“你今年打的麦子老多呀！”老定由不得说了这一句。

“多不多吧，反正够吃了。这放在家里干啥，我又不预备买地！”长山老头这么一说，老定脸刷地一下可红了。长山老头推着麦上村东头了。老定看着他的背影，直想追上前去也碰他几句，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有点理屈，他最后说：“你才有几个钱啦，烧哩！”

七

吃罢晚饭，院子里是一片白朦朦的月光，几只蟋蟀在椿树下吵鬧着。老定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他老是觉得好多声音在煩擾着他，一会是蟋蟀叫，一会是洗碗的叮叮嘴嘴声，一会又从厨房传出来秀兰和婆婆說笑的声音。

“真是乱！”他說了一句，腦子又赶快轉到白天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上去，乱杂的声音他听不见了。

这时由大門进来个人，叫着：“东山！”老定一听是張拴的声音，就说：“他去乡政府了。”他又立起来说：“張拴！你来这里坐坐。”誰知道張拴一問东山不在家，就慌里慌張地说：“不啦，不啦！”三脚两步地跑出去了。

“这小伙子見我就象見狼一样！”他思摸着踱到屋子里，东山娘問他：“張拴还卖地不卖？那錢借给他不惜？”“我也拿不定主意！”他漫不經心地回答着。

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，他侧耳听着是东山和张拴的声音。又听见东山悄悄地說：“到我屋坐吧！”两个人都去屋里了。老定这时候听着下边屋里唧唧噥噥，就再沉不住气了。他看东山娘一眼，輕輕走出屋門，又觉得鞋底子老是响，就把鞋子脫在門槛外，赤着脚，立在院里窗子下。屋里这时正談得有勁，他听见張拴說：

“人就怕一急沒了主意，那几天我真沒法子了。我想着‘想治疮不能怕挖肉’，卖！就想起来卖地。心里想着：‘終究是不够一担挑了’，再去周家口赶一趟，捞他一家伙，万一走点运气，就掙回来了。”

“你看你这打算多怕人！”这是东山的聲音，“光想吃飞利！不好好劳动生产那会行？現在可不是旧社会那时候。你还是打几个月席，以后好好种住地，可不敢再胡捣騰牲口了！”

“你那一天批評我以后，我就决定照住你說的办，决定不卖地。你嫂子这几天也理我了，一想出办法什么都有門路了。人就怕遇事沒有人商量。你动员长山伯先借給我五斗麦，他說：張拴！誰能沒点事，我借給你！后晌就給我推来了。”

“信貸社那二十万能借不能借？”

“信貸社主任說沒問題！后来他們說三个月期。現在就是看你这里能借点不能！差也是三二十万。”

老定在窗子下听到这里，他吸了一口气，听见东山說：“我爹总是打不通思想。他今年六十多了，我也不想叫他生气。他受了一輩子苦，弄几个錢自然金貴。不过你放心！有共产党領導，决不能看着叫你卖业变产，大人孩子流落街頭。我預备把俺这互助組的人召集起来說說，大家集合一下帮助你一把。今年冬天就参加到互助組干活吧！”

老定想着平常看着孩子冷冷的，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己生气。他又听见东山说：“你别着急！长山伯借给你点，信贷社贷给你点，我再找几个人，大家再给你凑点，你就可以搞点副业生产了。另外找人和你妻妹夫说说，等你在生产中有了收入，再陆续还他的账，这就过得去了。”

“东山！”他听见张拴激动地说，“你是怕别人说闲话，你放心！我知道咱村老少爷们都知道你这人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不论谁提起你都说好。谁的心公道，谁见天为羣众打算，村里人都知道。”接着他又轻轻地说：“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，不会怪你。”他这句话说得特别轻，可是老定却听得特别清楚。

“我爹这二年也有转变。你知道前年我参加互助组时，和他生那气。现在在组里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。他干的也很下劲，我就想着过去我和他上硬也不行。象这次他要买你地，经过我劝说，昨天口气就变了。他说：‘张拴家那地咱不能买，过去我和他爹在一块推了几年煤，都是穷人，咱不能买他的地。’就是借钱这事他怕张风。”东山说着笑起来，张拴却接着说：“我也知道老定叔，他这人是直心人。他过去也给地主画过十字，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。我爹常说：‘我和你老定叔将来死后都免不了给人家看地头！’谁想来了共产党，要是我爹活到现在……”

老定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用手使劲地捂住要流泪的眼，走到屋里，象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。

八

八月的清早，象秋天河里的水一样明朗、新鲜。